

嵐縣木會、艾蒿聯防打山豬今春未受災害

(興縣訊)四區組織打山豬保護莊糧。該區極大部份是山林區，野豬經常成羣出林，甚至每羣有多至二十頭的。而全區又以種山藥、豌豆、蕎麥等爲大宗(因地質貧瘠)，這些莊糧野豬最肯吃，藁榮自春種下種直至秋收把莊糧割到場裏還得看照，每年清院時開場多，以致不能很好擴大耕地而積收進行耕種細作。馬家灣、樊家灣、段家灣等山林村，每一勞動戶平均只能種十四五畝地，麥、豌豆收成最多只種一畝，個別村的蕎麥連種也不種(宜莊、樹林等平地村，每一勞動戶至少能種近二十畝地)，穀子、黑豆地都能種兩三畝)。今年楊灣子、黑里溝、上溝溝等村種下的豌豆，已被山豬吃了三次，神月村、鄭家金羣連豌豆都不敢下種，伊伊溝、南通兒等小莊因照管不了野豬，已發現不少被家現現象。神月、鄭家金、樊家灣、上溝溝已分別向豐工、

大同黃土溝、馬家梁、兩處煤密地帶過程中，都將我勞資兩利發展生產的政策，向密主詳細解釋，密主們極爲擁護。大黃土溝某國公司密主已召集巨款新打牛把筒子，積極開採新底；馬家梁密主也招聘工人打好三十多個梯子要擴大生產。目前雖非旺月，但今年產煤銷路很廣，供不應求，勞資雙方現正通力合作，積極加緊生產。(一)

改進保管糧食方法

(本報訊)本年度公糧已大部入倉，今後保管工作極為重要。但目前有部份倉庫幹部，對工作注意不夠，管理不善，庫房破漏，發生潮濕或受鼠害遺害；而個別縣區幹部，認為糧食入倉後就没事了，把倉庫好儲調做生疏工作，使倉庫陷於沒人照管的嚴重現象。邊區行署為此特作如下指示：(一)各級領導應加強對倉庫幹部的教育，倉庫人員不僅要負收

支保管之責，且要精細鑽研，吸收經驗，改進保管方法，做到勤看，勤動手，勤研究，使糧倉不受任何損失。(二)各級負責同志應經常親身到各倉庫檢查，發現問題，交流經驗。各縣於春耕開墾中，應普遍進行檢查，並準備足夠的糧探子。(三)糧食適夏，易受蟲蝕，應及早預防。紅棗豆最不耐放，必須早為支付和處理，堆入窯，多晒，露場(即白

五寨修成水地五千餘畝

(五)審訊：此間水利工程，業已完成卅餘里，可漫地五千七百七十五垧。預計每畝增產二斗，全年可增產一千一百五十石四石糧。今年規程委辦的水利工程是在水利委員會領導下進行的。其具體辦法：
一、勞動動力組織：採用由農民自由合夥聯隊包工制，所以修得很起勁，並計劃集資修築堤壩，取消舊水利制割膠羣衆的一好漢飯子。(地主不勞動分地)的陋習。
二、出勞力的，都縣工資，工費現付和折地均可。
三、水利款由漫地戶合理攤派，具體辦法是：一、舖以漫水面積計算土地全漫和不受損失的地土等攤派；具體辦法是：一、舖以漫水面積計算土地全漫和不受損失的地土等攤派；能漫三分之二的頂中等；能漫一半的頂下等。一種是要道附近和地質好壞來計算，以此標準來評地。對逃亡戶、窮地、荒地出款由領，佃便方負責，如地主未回，由佃戶暫替，秋後贖回時扣還，貧苦農民無力出款的，暫由貧會借支，秋後歸還。
二、水權使用，有水利委員會統一調劑，輪流灌水。漫地以免過沙地，後遇雨泥地從段往下淌。渠口多設水柜，用水有節制，不會浪費水，並不致沖毀渠口。羣衆對於以上規定頗爲滿意，高小毛說：「過去開渠能看不能用，應大整小，富人用一點，就要坐班房，今年可管美滿的漫地了。」羣衆情緒很高，車馬莊、羊方村、舊寨村都打了圈，開出地六百多垧，現羣衆還在繼續開渠中。

(趙勤邦)

山頭等，我除了七個牛主向外村搬活外，組織起來開硫磺，由王混小領導，五天一斤硫磺，可燒淨硫磺四百餘斤。貿易幫助羣衆推銷，預支糧食收買硫磺，每斤合。羣衆推硫磺的熱情因此更高，半夜裏眼也不回家吃飯，每人每天平均可產硫磺三合小米，羣衆對政府的幫助非常感激。咱的政府真能給咱想辦法，硫磺還沒出就運來了米。」（鄉南山）

年組織農工時，幹部
派和 羣衆商議，不
管「七長八短」的
五六戶一起把全村
辦法的都在一搭堆，
滋牲口和沒勞動力的
漢人要「開食怕吃飽
」，以後幹部們看見

勞英裴玉璫變工組
吸收懶漢耐心

1

。裴王璜給組員
「咱們是爲了幫
豬叫他做個好人
他推開門外不管
裴王璜。一變

又他犯案：

更高，說：「人家到處
咱們，咱總得盡力勞動
現在義山、裴傅琪、裴
已由普通評工六分，增
有的增到九分。」

組員白鎮兒、裴東會
改牛三家沒頓吃，不能
，組織把大家壓下的小
拿出六十八斤來給他們

他們租定
份人翻慶
人家包工
處開水地

全組還計劃到別處地，一部份人給

也土二家
時無地流異

。他們大部份缺乏耕種，有些土地的耕種，村裏組織後，便把他們八人組織

同人之舞，重民之旨，於臨縣青畝村，設立一舞臺，讓民衆

(二) 凡來本院診治之邊區民衆

(四) 廣西匪人。

抗聯與家屬 一律免稅

收，但須持有效以上

卷之四

10

副刊

介紹「回娘家」

松郭
茂軍

七月劇社最近演出了「回娘家」。回娘家的原作者是青汀、方杰。而七月劇社排演時，對劇本又有若干修改。

「回娘家」主顯明期（反對買賣婚姻），故事簡單而情節開張細膩生動，故演出時觀衆情緒始終不解。看完後，某些觀衆說他們總的印象是：短小精練適合時宜。

一回娘家的原來用的是羅鄺形式，七月劇社排演時，把它改成了山西梆子，演出的成功證明只要排演的好，樂器和唱腔用的適當，山西梆子並不比羅鄺形式表現現代生活遜色。

回娘家的本事，發生在陝甘寧邊區重慶縣。劇中那個五十

一歲的老頭子，由於他吝嗇愛財，把自己的大女婿給了一個一隻眼，一女嫁給了一個二流子，雖然年到了財禮，但兩個女兒却得不到累月的在痛苦中煎熬。留下三女多虧母親的爭氣，找了個能勞動的好女婿。可是因為老頭子隔牆老愛窺逼着女婿要了一百塊白洋的財禮，致使女婿賣了牛，賺了米，弄得婆少女婿門後，夫妻不和，婆婆少女兒。第二天回門時，既無性靈濟女請又來不來，便逼起了一場小小的家庭風波。最後，老頭子在老婆女兒的批評勸解之下，想通了，轉變了，把一百塊白洋退還給了三女兒，而全劇便在老頭親自去請女

女游擊隊長李桂芳

——綏遠人民抗戰故事

青照

國民黨軍隊像蝗蟲一樣，吃了綏遠人民的糧食，敵人一到，他們就夾起尾巴跑了，把綏遠的土地和人民留給敵人的釘、肉中的刺，決心要消滅他們。

六月裏，青綠的莊稼，朔風出長溝，敵艦每天出來，

毛的猖狂。一天夜裏，星星閃着寒光，西北風掠過一個羣衆團的青年進來了，向總報告：「那個蛋蛋當了隊長，又去倚杆吹胡蘆，飯眼，要大煙、白洋，鬧得可兇啊！」

「好！友日的真是家畜」

任爸爸和我們的生產隊

谷琳

我們司令部生產隊到劉家莊生產去，任萬生老人家有意外開工了，當天村裏的幹部們忙著給我們找下蛋，天也亮了，大家又幫忙了半天，誰還記得上燒炕的事，他老人家回來了，一看同志們睡著了，窩，可把他急壞了：『孩兒們來鬧生產的，來了住屋冷窩窩，涼透了可怎麼辦？』第二天大早，他親自帶了三位老鄉，一直幫我們把炕和鍋灶修好。

劉家莊村子旁的道路不平坦，走起來到處裏是石子碰腳，任爸爸進出就滑溜把我們住地附近的石子給掃掉，上山走的道路兩旁，長了很多野針，慮了怕扎壞我們，那野針也是任爸爸給砍光了的。

開始上山去，他修人家和村主任（我們的生產指導員）一定親自跟我們去。上山的第二天，大家在地裏才開闢了半天，他老人家就一連叫回來：『第一天誤練鍊鍊，可不敢太累了。』

他關心我們的耕牛，專門告訴我們喂牛的方法，什麼時候飲水，什麼時候餵喂，畏的次數要

多，量要少，特別是夜裏；他說：『現在牛可重要，不敢叫出毛病，一頭耕牛，頂好幾個人的勞動力呀！』

在播種以前，他把我們班排以上的負責同志們，都召集到他家，把播種中應注意的事情，交待得非常詳細。

有一次播種，五四位老鄉自動來參加幫助，突然雨下來了，大家都跑了回來，把牛也牽回來了，可是以後雨又停下來了。他老人家走著我們，見到這種情形，他可着急了：『雨剛下來不要跑回來麼！我個

「老人家」與「老傢伙」 安林生

闊錫山的愛嬌，觸到了周家傑，那個什麼組長我找到了一個王老太太裝模作樣地問：「老人家，你說是八路軍好，還是，綏軍好？」話剛說罷，王老太太馬上氣急的問答說：「我活了六七十歲的人啦，誰好誰壞豈用你問呢？」綏軍那時候，把我五斗舖的乾乾淨淨的莖菜，一顆也沒留下，裝上走了；可是八路軍來，吃我的一斤豆腐，還要給十二斤小米錢哩！」——那個組長聽得聽着急了，就補住她的話罵道：「老傢伙，我們就是綏軍，你說話可不要不三不四的呀！」

李寶環減租

地方避一避，亂的下下了再回來。還不是上上下下地浪費功夫！」

他忙忙，經常有事外出，可是隔幾天總要跑來看我們。一天，他從外邊回來已經是下午三點鐘的飯子了，可是他休息也不休息，一股氣跑上山去看我們，他說：「隔幾天不看看你們，那可放心不下。」他還說：「我以補薪助特務團生產，如果那一天藉不好，一夜我就睡不著覺。」姓王主任也說：「你們剛上山的頭一天，種的差一些，我沒藉好你們，心裏可是不痛快得大，現在看到你們

個戶李寶環，種了地主三胖頭的五塊地。在去年冬天減租中，李寶環怕地主奪地，擬減減量。但地主還常在農會家跟前開長問短，一減租怎樣，甚麼時候二五一減租罷了咱今年可是非減不行！一天氣一天比一天緩和了。李寶環打算要動工造糞圈，可是地主三胖頭賣地的消息被他聽見了，這一下可把他急壞了，一腔氣跑到三胖頭的院裏，可是一進房門就被三胖頭推出門來，這時李寶環愁眉不展，濕漉的問道：「三先生，怎樣你把我地也賣了？……沒賣。」

三胖頭很吃勁兒的說：「今我們姓姓難過哩，過兩天再說罷。」

「心裏真可算暢了。」這可是因為我們現在把生產鬧得一滿缸火了！

任爸爸關心我們的伙食，關心我們的生活。一次，他看到我們整頭二組的小同志郭志堅的鞋子破了，他要拿去給鞋，小郭同志可不願意，怎麼也不肯。可是，一天從山上回來，我們的小郭同志到處尋找鞋子也沒有，以後，就是我們底任爸爸拿了補好的一雙鞋子給送來了。

我們的生產隊和任爸爸住在一起，他關心我們，愛護我們的事情，怎麼能夠辦得完呢！

那天，李寶環回到家裏，坐睡不安，心裏意思謀謀掛心着這件事，第二天剛吃過早飯，李寶環又跑到三胖頭家裏，還沒有進門，三胖頭就跳門上出來，慌慌兒的說：「和你說過以後再談麼，你是三胖頭我乾姐！」這時李寶環心理想到：「她主原來就是這樣的可惡。」一當時把眼翻了，恨恨說：「你三胖頭，就是這樣的利害，時！我總有一天叫你認的這個窮爺爺哩！」說罷扭頭就走。這時李寶環一邊走，一邊想：「三胖頭這狗日的還成人？！我原先『溜油』他還是爲了種地哩，還會兒犯地也賣了！」……他越想越傷心，一直跑到老農會老周（農會會員之家裏，備住老周真憨）的說：「減租工作再實行不哩？」當時屋裏坐着三胖頭和幾個會員，當下，大家被他問的都睜起了眼睛，老周也奇怪的一面說：

「不減你敢是說哩吧！」三胖頭只得回家來，但他剛一進門，就又用法子對付大家說：「一是我已瘦子的地，我還得和她商量，她已不在，我看明天再說吧。」他想推遲這時，再抽空欺騙李寶環，但李寶環已看破他的意思，堅決的說：「不行，她是朝你租的，租是你放去的，咱是朝你說話哩！」大家接着你一言他一語：「是哩！」人家寶環說的對着哩！」三胖頭沒法，只好住出裝，一陣忙亂後衆人幫助李寶環把一石四斗糧子，笑嘻嘻的扛上回來了。

晚上李寶環在農會上反省說：「咱過去是走錯了路，這會知道了，靠地主養不住，靠農會才把理哩！今天添你們幫助時我也說不成。」二叔領說：「就是，我今天早上送英坐在牛車上，倒給你算計好了！沒問題一石四斗。」